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七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五禮通考卷七十九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七十九

宗廟制度

三國蜀志先主傳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元立宗廟

祫祭高皇帝以下

注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

稷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記載闕略良可恨哉

通鑑綱目昭烈帝章武元年夏四月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尹氏起莘曰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當屬繫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與光武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社稷于洛陽同意

蕙田案宋書禮志云昭烈代絶而起未辨繼

何帝為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降魏北地王諶哭于昭烈之廟則昭烈廟别立也愚謂諸葛亮云將軍帝室之胄是昭烈為漢帝後無疑祫祭高皇帝以下則實有祖宗之號可稱非朱子綱目正名定分則大統何自而明哉一統志云昭烈帝廟在成都府城南二里

又案以上蜀漢

晉書禮志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

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為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為太王夫人曰太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

三國魏志文帝黄初四年註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

毁也

三國魏志明帝本紀太和三年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曁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

晉書禮志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沛國譙人曹萌）曾祖高皇（萌之子騰）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

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

三國魏志明帝本紀景初元年夏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

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晉書禮志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為魏烈祖于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三國魏志明帝紀注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于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于是乎失正

蕙田案以上魏

三國吳志孫亮傳太平元年春注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

宋書禮志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

又以民人所發吳尚冢材為屋未之前聞也于建業立兄長沙桓王策廟于朱雀橋南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于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

蕙田案以上吳

右三國廟制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有司請建七廟帝重其役不許秋七月辛巳營太廟致荊山之木采華

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黄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冬十一月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懐皇后辛卯遷祖禰神主於太廟

禮志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宫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

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逺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葢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祗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

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

蕙田案唐虞禪讓舜宗堯廟承其統緒而別立親廟于虞國所以公天下也晉之篡魏豈可倫擬羣臣據以為比妄矣況虞氏不改唐廟宗堯也晉用魏廟乃自祭其祖亦不同矣

通典晉武帝即位權立一廟後用魏廟追祭征西將軍章郡府君名鈞字升平鈞之子名景章郡太守字公度章郡上一字為代宗廟諱除也

潁川府君景之子名儁潁川太守字元異京兆府君儁之子名防京兆尹字建公生宣帝與宣帝景帝文帝為三昭三穆

文獻通考廟制于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通典太常博士孫毓議云考工記左祖右社孔子曰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諸侯三門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内各有寢廟

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宜為殿皆如古典

蕙田案孫毓議是

晉書武帝本紀咸寧元年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禮志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於太廟周漢未有其准魏明帝則别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

蕙田案公主祔廟尤非禮矣

武帝本紀太康八年春正月太廟殿陷九月改營太廟

禮志太康八年因廟陷當改修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

蕙田案同廟異室之制定于此矣

晉初仍魏無所損益至太康九年始建宗廟

武帝本紀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遷神主於新廟帝迎於道左遂祫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廟者二

等

禮志太康十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於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

賀循傳有司奏琅琊恭王宜稱皇考循議云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

元帝本紀太興三年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為敬皇后辛酉遷神主於太廟

禮志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悼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湮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於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

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為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

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甞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為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

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通典兄弟相繼藏主室議晉太常華恒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恒案前議以為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為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别立臣為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等並以為惠懷愍三帝别立寢廟臣以為廟當以容主為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三祖三宗不毁又漢之二祖寢廟各

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繫之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禰而已准之前議知以七為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穎川宜全七代之禮案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為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為安驃騎長史溫嶠議惠懷懸于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准於祖禰然非繼體之數也案太常恒所上欲

還章郡頴川以全七代愍謂是宜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溫嶠為王導答薛太常書曰省示并博士議今明尊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壯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懼所以取議於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於東序若案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為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案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

並列正室又荀崧與王導書曰三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君卽父也此為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懷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為疑處也答曰意謂君位永固無復蹔還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為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蹔下則逆祀也孔衍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傅純議云議者既欲據傳疑文

又欲安之陰室據傳則所代為禰陰室非禰所處此矛盾之說夫陰室以安殤主北向面陰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位漢明以存所常居故崩以安神而議者謂卑於陰室實所未喻惠懷愍宜更別立廟元帝崩溫嶠荅王導書云近詔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令坎室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明帝崩祠部以廟過七室欲毀一廟又正

室窄狹欲權下一帝溫嶠議今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為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否至於廟室已滿大行皇帝神主當登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遷之祧位自宜增廟權於廟上設幄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今增廟違簡約之旨或可就見廟直增坎室乎此當問廟室之寬窄其廟室寬窄亦所未詳

晉書賀循傳循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

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頴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别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

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

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

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

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頴川如此則一世再

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

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頴川既無可毀之理

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

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

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

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初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

當重毁頴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荅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

通典天子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帝崩遷征西府君惠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頴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

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之室則不可共以尊卑之分義不可黷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為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世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宫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𮌎黷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

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已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頴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毁以代為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毁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别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别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頴川未

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

庾蔚之謂爾時愍帝尚在關中元帝為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為主故上至穎川為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是以見位餘八也

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為正代

禮志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明帝崩而頴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

荀崧傳元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道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為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德澤侔于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

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

宋書禮志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先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内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絶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殞首摧軀猶生之年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頴川三府君毁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為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為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

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絶護軍將軍馮懐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别室藏之至殷祫則祭於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

祧為壇去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為撫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

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
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
宜思其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
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
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毁主憑案古義無别前
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
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
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

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頴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頴川又遷

文獻通考馬氏曰漢光武既即帝位以昭穆當為元帝後遂祀昭宣元于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于長安使有司行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已為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莽夷羣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剏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于元成服屬已為踈遠先儒胡致堂謂雖遠

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舂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于義亦未為大失者此也則成哀而下行既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于晉元帝以瑯琊王而事惠懷愍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即以漢世祖為比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為姪者即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耶況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慈田索馬氏此說頗合情理

觀承案禮以得中為貴光武之於大宗蓋過於厚者然與其過於薄也無寧過於厚觀晉元帝簡文帝及明世宗興獻王事乃知前人恪守舊防必不肯破壞阡陌者蓋非無謂

晉書禮志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實

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亡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葢謂支庶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

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毁

孝武帝本紀太元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秋九月癸未新廟成

禮志太元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

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義熙元年四月將殷祠詔博士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琊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為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

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為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

宋書臧燾傳晉孝武帝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别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宫室宗廟為首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

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于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為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溥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此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于下流替誠敬于尊屬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王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

坐臣以謂非禮典之旨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絶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

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于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王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禮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于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于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

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壽議竟未施行

晉書桓玄傳玄簒位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于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悦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

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于前史遂以一廟𤼵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烝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晏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朞服之内不廢音樂

懲田案晉享國一百五十餘年宗廟昭穆祧

遷之禮屢議而未得其當者其失有三一在建國之初未定太祖之位而于一廟之中備三昭三穆之數夫有太祖而後有昭穆今晉未立太祖之廟並祭文帝以上至征西是但有親廟而無祖廟其失一也景帝與文帝兄弟也宜為一世乃分文景為二世以充七廟之數其失二也武帝崩而遷征西懐帝登而遷潁川室則七而世維五皆由不知兄弟同

昭穆之義其失三也惟賀循建議廟室以容
主為限無拘常數並祭惠懷愍而復豫章頴
川于昭穆之位坎室有十益古人異廟晉則
同廟而異室世不可缺不得不加坎室穆帝
時祧四府君于西儲夾室而正室猶存十一
祫則四祖居太祖之上臧燾謂昭穆既足太
祖在六世之外四祖長享殷祫則永虛太祖
之位斯言雖正而未施行是晉始終太祖之

祭未正而昭穆祧遷之數未定也能不為當

時議禮諸臣惜哉

右晉廟制

宋書武帝本紀永初元年夏六月即皇帝位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為穆皇后秋七月戊申遷神主於太廟車駕親奉

禮志武帝初受晉命為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祀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

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即尊位乃增祀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為七廟永初初追尊皇考處士為孝穆皇帝妣趙氏為穆皇后

隋書禮儀志晉江左以後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宋武初為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

宋書禮志高祖崩神主升廟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

制虛太祖之位也廟殿亦不改構又如晉初之因魏也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典宗廟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雞並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賔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犧不詳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勑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道娛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

如學議春祀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雞重更勑太學議答博士徐道娛等又議稱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叅詳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雞

慈田案據月令是古人犧牲牝牡並用特春月不用者恐妨其孕字傷生氣耳當時議者

何以不及此意

又案以上宋

南齊書髙帝本紀髙帝建元元年六月庚辰七廟主備法駕即於太廟

禮志太祖為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大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為七廟

文獻通考髙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為昭皇后

七廟

蕭子顯曰晉用王肅之議以文景為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于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毁則知不以元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説

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用七非數開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南齊書禮志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槀魚曰商祭鮮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尋

商旨裁截脡義在全貿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槀皆全用謂宜鮮槀各二頭槀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槀各雙義無所法謂之議不行

蕙田案以上齊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夏四月即皇帝位追尊皇考

為文皇帝廟曰太祖十一月己未立小廟

隋書禮儀志中興二年梁武初為梁公曹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即祭五廟祠部郎謝廣等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四親廟并妃郄氏而為五廟告祠之禮並用太牢其年四月即皇帝位謝廣又議以為初祭是四時常祭首月既不可移易宜依前剋日於東廟致齋帝從之遂於東城時祭訖遷神主於太廟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陰府君皇高祖

濟陰府君皇曾祖中從事史府君皇祖特進府君并皇考以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特進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六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

天監七年舍人周捨以為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玉輅詔下其議左丞孔休源議玉輅既有明文

而儀注金輅當由宋齊垂謬宜依搢議帝從之

天監九年詔籩豆之實以籍田黑黍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二年夏四月京邑大水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尺

隋書禮儀志天監十二年詔曰祭祀用洗匜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窮精潔而一器之內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及三公應盥及洗爵各用一匜

蕙田案以上梁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皇帝位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戊子遷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

隋書禮儀志陳制立七廟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蕙田案以上陳

右宋齊梁陳廟制

北魏書太祖本紀道武帝天興二年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於太廟

禮志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燾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於皇天之靈自啟闢之初祐我皇祖於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

光宅中原克翦凶醜拓定四邊冲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毁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祐敢以丕功配饗於天子子孫孫福禄永延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謂魏國感靈祗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四千餘里永興四年立太祖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無常月是歲詔郡國於太祖巡幸行宫之所各立壇祭

以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别廟於宮中歲
四祭用牛馬羊各一
蕙田案此與漢郡國廟同意
太宗本紀永興五年秋七月己巳還幸濡山帝登觀太
祖遊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
從者大酺於山下
神瑞二年二月甲辰立太祖廟於白登之西
禮志神瑞二年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

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貙劉之禮又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

高宗本紀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三月巳亥詔曰令始奉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又於西苑遍秩羣神朕以大慶饗賜百寮而犯罪之人獨即刑戮非所以子育羣生矜及衆庶夫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是以周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尚從

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師死囚已下
高祖本紀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己卯改太廟秋七月己
卯詔議祖宗道武為太祖十月太廟成十有一月丁卯
遷七廟神主於新廟
禮志太和十五年夏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
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
先朝舊事舛駁不同難以取準今將述遵先志具詳禮
典宜制祖宗之號定將来之法烈祖有剏基之功世祖

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功校德以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與顯祖為二祧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預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遷之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

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
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
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詔曰理或如此比有閒隙
當為文相示丁卯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衮
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
有司升神主於太廟
孫惠蔚傳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高祖議定祖宗
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

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案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于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

肅宗本紀熙平二年七月己巳車駕有事於太廟

禮志熙平二年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雷出身之叙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曽祖是帝世數未遷便踈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有昔堯

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以楨幹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曽祖之服以為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絶而况曾祖為帝而不見録伏願天鑒有以昭臨令皇恩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永為定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

毀者雖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為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為斷國子

博士李琰之議宗祭統曰有事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藩號為重子可得賔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

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
世主相論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
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
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礿則情理差通不宜
復各為例令事事斜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
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為
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
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

宗則其共四廟之辭云未絶於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緦宗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

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毁迭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踈之殺焉夫祭有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踈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爲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有所援引然

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逮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何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㪅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瑛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葸田案三議以琰之為得情理與宗廟叙昭穆之禮合靈太后從之是也

孝莊帝本紀永安二年二月甲午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皇妣為文穆皇后四月癸未遷肅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於太廟

臨淮王譚傳昌子彧字文若少有才學莊帝踐祚累除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

於太廟以髙祖為伯考或表諫曰漢祖創業肴街有
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于光
武疏為絶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髙祖之于聖
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
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
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威權
景王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王而權歸
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嗣文王成

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曽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歴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鋭朝臣無敢言者唯或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規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

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徧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准古

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皇帝彧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

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顧劉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襃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

蕙田案彧之言甚正惜莊帝不納也

又案以上北魏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元年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為

文穆皇帝妣為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允文襄王為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甲戌遷神主於太廟

隋書禮儀志後齊文襄嗣位猶為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貞公王祖太師文穆公王考相國獻武王凡四廟文宣帝受禪置六廟曰皇祖司空公廟皇祖吏部尚書廟皇祖秦州使君廟皇祖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世宗文襄皇帝廟為六廟獻武已下

不毀已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二年冬十月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於廟

隋書禮儀志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

北齊書孝昭帝本紀皇建元年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

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
舞詔曰可

蕙田案以上北齊

北周書孝閔帝本紀元年正月辛丑即天王位追尊皇
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壬寅詔曰始祖獻侯啓土
遼海肇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祀
於明堂以配上帝廟為太祖
隋書禮儀志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左宗廟而右社

稷置太祖之廟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毁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為德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祖遞遷至太祖不毁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為五焉

蕙田案以上北周

右北魏北齊北周廟制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元年二月甲子即皇帝位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元明皇后丙寅

修廟社

禮儀志高帝既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詢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禮上皇考桓王尊號為武元皇帝皇妣尊號為元明皇后奉迎神主歸於京師犧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時帝崇建社廟改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

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毁

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

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並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並太祖而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

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内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為七至魏初高堂隆為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内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

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
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
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
命為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
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沒主升從
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
無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以下皆別立廟至於禘
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

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来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元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来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諸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為不毁之法至於

鑾駕親奉中孝享於髙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處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髙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未及創制既營建

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
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三年有司奏請準前議於東京
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謇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
後子孫處朕何所又下詔唯議别立高祖之廟屬有行
役遂復停寢

蕙田案自漢以後唯此議為合禮

唐書褚亮傳亮入隋為東宫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
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

文武二祧與世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

迭毁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三年六月丁亥詔曰聿追孝享德

莫至焉崇建寢廟禮之大者然而質文異代損益殊時

學滅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所

以世數多少莫能是正連室異宮亦無準定朕獲奉祖

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思隆大典於是詢謀在位博訪

儒術咸以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拯羣飛

於四海革凋敝於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薄賦比屋各安其業恢夷宇宙混一車書東漸西被無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来蘇駕毳乘風歷代所弗至辮髮左衽聲教所罕及莫不厥角關塞頓顙闕庭譯靡絶時書無虛月韜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裏禔福猗歟偉歟無得而名者也朕又聞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禮縟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謚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述即崇顯之義乎高祖文皇帝宜別建

廟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烝嘗之懷有司以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其以多為貴王者之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

右隋廟制

五禮通考卷七十九